



冲虚至德真經卷第六

列子

張湛處度注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達除於智力此感於天理也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達除於智力此感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
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
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
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
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而大伯之後賢
而耕後封於延陵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
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天

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
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
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
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
豈可以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此篇明萬物皆
制也施揚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刻不一以相遠
反然治亂推移愛惡相攻情為萬端故要時競其弊孰
知所以是也聖人而存而不辨得以大扶名教而致弊
於周無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旨以病名者則夷齊守
餓西山仲由波臨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水
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珍名者
不察矯抑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烏乎覽者可
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
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

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
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音曷褐音曷方言短復襦也許
袍為短說文云粗衣也又散布襦也又云魯俞短者曰
短輸有作短褐者設荀子作整褐揚涼注云僮豎之褐
於義食則菜即夷糲史記曰陳平食糲糲孟康云麥根
亦曲中不破者是也蓋謂之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
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櫪音麗出則結駟在家熙音怡字
也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謬然有教朕之色請謁不相及
傲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曰予
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
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偽偽音位

反本或作誦字 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

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

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

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

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

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

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

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

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非

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

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而服北宮子

既歸衣其袒褐有狐貉之溫進其戎菽戎音戎菽音菽

之在菽即胡豆也管子云齊桓公北伐山戎有稻粱之

味庇其蓬室若黃夏之陰乘其車輅音路左傳若文軒

之飾終身道然自得貌後揚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

也一達於理則意外物多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

也少不足於理則意外物多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

父矣一言而能寤易恒也哉音由管夷吾鮑叔牙

並類上二人相友甚戚同趣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

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

子糾奔魯糾襄公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

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而立無知齊無君二

子糾奔魯糾襄公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

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食亦反中小白帶

鉤小白既立桓公也魯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

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雖也請得而甘心聽之不然將戒魯魯患之遂殺子糾

仲請囚也管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

公曰我雖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

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于况反非夷吾其弗

可君必舍音釋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

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際其臣皆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

之上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

公遂霸管仲嘗歎曰吾少窮因時嘗與鮑叔賈音古分財

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

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

任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

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

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

羞小節而耻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

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

實無用能也實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

善用能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起

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讎不得不用此皆

真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

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
其爲人潔廉善士也清已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以欲
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善使之理國上且
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能弘道苟其得罪
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
可非君然其爲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愧
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慙其道之不逮已故能無棄人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以財分人謂之賢人
既已與人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以賢
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必與其於國有不聞也
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日心故曰勿已則隰朋

可其事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已下而羣下無所措然則
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
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之
去來弗由我也皆天鄧析析音錫鄧析著書二篇鄭人
並云子產殺鄧析據左傳昭公二十二年子產卒定公操
九年馬顯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操
反乃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
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而戮之俄
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顯殺鄧析而然
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
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可以生
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得當年之歡天福也然

生耳自然泰且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可
行得騁一已之志終年而無憂虞非天福如之何也
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或饑寒窮困故不願刑戮不賴
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
得死者故亦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願天罰也
曰天福者故亦可以死而不死居困辱之地不願
死復是天罰之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矣此義之生
死而更生者此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
義已該之而重此疑書誤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
命也智之所無奈何由物生之理既不可測則死必故曰
窈然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無際無分是
運豈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聖智不能干聖神雖
役之哉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聖智不能干聖神雖
逆時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自然者默之成之也
平之寧之所施為將之迎之功若將迎揚朱之友曰季

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
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
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
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
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謂與已同也一曰矯氏二曰
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温不
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
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棘音除也之俞氏曰女始則
胎氣不足乳竹用反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
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緝音之盧氏曰
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

者矣亦有知之者矣夫死生之分涓短之期或定於無

惑玄達者藥石其如汝何李梁曰神醫也重貶遣之俄

而李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

生亦非賤之所能天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

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

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

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

自死自厚自薄鸞熊語文王鸞熊文王師也曰自長非所增自

短非所損算之所亡無若何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

所惡孰知其故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言迎天意揣利

害不如其已夫順天理而無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

利而適害此方與逆害為巨對用揚布揚未問

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

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

吾惑之揚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識之志將以告若

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熱之理故今昏昏昧昧紛紛若

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

信命者亡音無壽夭則非命信理者亡是非則非理信

心者亡逆順則非心信性者亡安危則非則謂之都

亡所信都亡所不信與不信也直矣慙矣奚去奚就奚

哀奚樂奚為奚不為不為亦無心則無所為也黃帝之書云至

人若若死動若戒此舉無心之極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

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

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物視聽

改其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物性亦性物來亦

有墨屎音眉方言墨屎江淮之間謂之無賴廣雅云墨

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單音戰至音啞單音戰

寬閉心腹貌許爰反云嘔反慙音敷慙音敷慙音敷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各從其志志也窮年不相知情

自以智之深也巧倂愚直魚姘音獻也字林云游

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魚術自以巧之微也

穆反交反怛口家反所考緒云怛反情露無所藏譏音極音

字林云極也也方言讓也也極也謂語急而凌音

又云疾也也急性相背也或作極極皆非也

音好陵辱責罵人也說文云許責讓也字林四人相與

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

反音延音珍方言眠辨欺慢之語也詭止累如偽反

也爾雅云詭詐累去也郭璞勇敢怯疑四人相與游於

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適發謂責其過也自以行無

矣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謂自事謂自專擅不乘權

用權也隻立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

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

命所歸也危危欲之貌成者肖以也成也初非成

也危危敗者肖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故

也危危敗者肖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故

迷生於俏或能辨迷之所由也不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

然其味難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

也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我無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

二心者不若揜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此明用智計之

自然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若其非命則仁智者必壽之

窮自時也若其非時則勤儉者必富怨天折者不知命

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此皆不識之理當死不懼在窮

不戚知命安時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

情得亦中或陟冲反非也亡亦中中半也其少智之人

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

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不役也亡所不

量所知也則全而亡無音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

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致也齊景

公游於牛山臨淄縣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

乎鬱鬱芊芊音千黃雅云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或作滂滂並皆

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

梁立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音嗣韓詩外傳全有此章云疏

食惡肉可得食疏食菜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當作棧晏子春

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棧車謂編木為之棧土限反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

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

賢者常守之則太公相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衰竝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假行何當作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不命使

然也自然真運也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六

冲虚至德真經卷之七

列子

張湛虛度注

揚朱第七

夫生者一氣之斲聚一物之斲靈斲聚者終散斲靈者歸虛而好逸惡勞物之

常性故當生之所樂皆厚味美服好色音聲而已耳而後不能肆性情之所安耳目之所娛以仁義為關鍵用禮教為袪帶自枯槁於當年求餘名於後世者是不達乎生之極也

揚朱

或云字子居戰國時人後於墨子揚朱與禽滑釐辨論其說在愛已不接一毛以利天下與墨子相

反游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

以名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

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夫事為無已故清無猷足名奚

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焦其心夫名者因偽以求真假虛以招實矯性而

行有為而為之者豈得無勤憂之弊邪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况

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

家之辭也今有廉讓之名而不免貧賤者此為善而不求利也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

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美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

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已降君斂收聚則已

施施於君也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

絕若實名貧偽名富為善不以為名名自生者實名也

為名則得利者也曰實無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不足以招利昔

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

偽實之迹因事而生致為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君讓

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

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書覽

音數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

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道然而自得亡音介馬之慮

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

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音獸音足聲色

不可常翫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

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偶爾慎一本作

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

肆於一時重囚繫梏音何以異哉音太古之人

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音常談而云死復暫往卒然覽

之有以字誤然此書大旨自以鶴存亡往復形氣轉續

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
為名所勸一本作觀○為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反為惡不名譽先後年
命多少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
也生則有賢愚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
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
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
賤非所賤皆自然爾非然而萬物齊生齊死齊賢齊愚
齊貴齊賤皆同歸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亦死凶愚
亦死生則克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一
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者之惑也

後無戀當今

揚朱曰伯夷非亡

無欲矜清之鄙

放餓死

至死

展季非亡情矜貞之郵以放寡宗少宗也清

貞之誤善之若此

此誣賢負實之言然欲有所抑

揚朱

曰原憲窶於魯曾子貢殖於衛窶貧也原憲之窶殖生子

貢之殖累身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

在樂生可在逸身故善樂生者不窶足已之所資也善逸

身者不殖不勞心以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

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

能使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相哀也不含音珠

玉不服文錦不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閭養生於

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而已勿壅勿闕晏平仲曰其目

柰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

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意之所欲行

功名人耳相齋致霸動因成謀在運之道既非所宜且於事勢不容此言又上篇復能勸桓公適終北之國恐此皆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闕聽目

之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闕明鼻之所欲向者

椒蘭而不得嗅謂之闕顛顛字同頤延反鼻口之所

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闕智體之所欲安者美厚

而不得從謂之闕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

之闕往凡此諸闕廢虐之主毀廢去廢虐之主熙熙情

也然以俟死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謂養任情極性窮

期促年且得盡拘此廢虐之主錄而不舍戚戚然以至

久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惜名拘禮內懷於裕懼憂苦以至死者長

年段期非所貴也管夷吾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柰何晏平

仲曰送死畧矣將何以告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

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之亦可瘞之亦可露

之亦可衣新而棄諸溝壑亦可衣衣繡裳而納諸石椁

亦可唯所遇焉晏嬰墨者也自以後省治身動遵法度非達乎死之分所以舉此二賢以明治

身者唯取其奢儉之異也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

人進之矣當其有知則制不由物及子產鄭大夫公孫

昭六年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

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麴成封望門

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
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亡音無九族之親疎存亡
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北密
反房數十皆擇稚齒媵者媵音烏果切以盈之方其
聃於色也屏屏音上親昵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即其反益
也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廣雅云者
必賄而招之媒而逃蒼頡篇云挑謂招呼也說之弗獲
而後己子產日夜以為戚密造本作造鄧析而謀之曰
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言自於近至於遠也
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也將奚方以救子
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矣矣未敢先言子奚不時其

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
言因間音間以扇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
者智憲智慮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
情而動聃於嗜慾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
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矣矣擇之亦久矣竟事行
所好而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
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
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達哉此言若
適性順物失常身之變樂懷長於一也雖支解且存實難於死者為欲盡生之見窮當
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
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夸物欲以說一本作辭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

鄙而可憐哉我又欲與若別之辨別之猶夫善治外者物

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辭而性交逸以若

之治外其法可斲行於一國未合於人心以我之治內

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

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以告

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

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不知真人則不能治國治國

抑抗不似君子之音氣然其自欲去衛端木叔者子貢

自拘束者之累故有過逸之言者耳

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萬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

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不為也無不玩也牆

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齊楚之君馬

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殊方

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必致之猶藩牆之物也

及其游也雖山川阻險塗徑脩遠無不必之猶人之行

咫尺也賓客在庭者日百住絕主反一庖厨之下不絕

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

之餘次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之一國行年六十氣

幹將衰棄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媵一年之

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死

也無瘞埋之資達於理者知萬物之無常財貨之聚散

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一國之人受其施者

相與賦而截之及其子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聞之
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
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衆意所驚而誠
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此人之
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斬不死
可乎曰理無不死以斬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
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令久生亦非所願五
情好惡古猶今也四躰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
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
矣百年猶厭其多况久生之苦也乎夫一生之經歷如
或安或危如指環之無窮若以五樂邪則重來之物無
所復欣若以為苦邪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彌久

而憂彌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鋒一作鋒
刃入湯火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
究其所欲以俟於死但當釋其情將死則廢而任之究
其所之以放於盡無所顧戀也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違
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捨音
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躰偏枯古之人損一
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
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躰之
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疑楊子貴身太揚子曰世固
非一毛之所濟故亦不相若對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揚
子曰弗應禽子出語切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

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
之孟孫陽曰有斷音若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
然有問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
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
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答
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責身而賤物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子孟孫
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
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
躰不得斲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
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古沃反告上曰告發下曰誥而娶及受堯之禪

年已長智已衰商鈞不才禪位於禹臧厥然以至於死
此天人窮壽者也鮫古本反禹父又作鮫治水績用不就殛
諸羽山禹纂業事雖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堵門不入
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絃冕臧厥然
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
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
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
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
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
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
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

賞之不知與抹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憂危之迹者矣

心者將明至理之言也舉美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籍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

智足以距羣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

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

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志無不從肆情於傾

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

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稔欲之歡死被愚暴之

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捕之弗知此

與抹塊奚以異矣盡驕奢之極恣無厭之性雖養以四

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揚朱見梁王言治

惡之所歸樂以至終亦同歸於死矣揚朱見梁王言治

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

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

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蕪而隨之欲

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蕪而隨之則不能

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汚

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聲何則其

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揚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

五帝之事若覺音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音存或發千不識一太古至于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

伏羲已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無不消滅
但遲速之聞耳以遲速而致感奔競矜一時之毀譽以
焦苦其神形要一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
何生之樂哉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肖似
同陰陽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
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
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
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
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
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
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是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

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矣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

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者也天下之身同之我身非至

人如何既竟私之為非又揚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

四事故一為壽其壽終二為名其所行三為位由意四

為貨轉利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

也雖其自可殺可活制命在外然則不逆命何羨壽

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

順民也得理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所故語有之曰

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

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

肌肉饑厚筋節倦急筋節急也或作腫音推下區

音區位切

一朝處以柔毛絺幕薦以潔肉蘭橘心痛反錯體煩內

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燠

矣言有所安習者皆不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

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緇屨謂分弊府絮

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

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音顧謂其妻曰

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

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莖泉胡泉也菘韻篇云與耳

思上芹萍爾雅云萍萍也又萍籍蕭也郭子者對鄉豪

稱之鄉豪里鄉豪取而嘗之音於口慘於腹慘於

兼哂而怨之其人大斲子此類也揚朱曰豐屋美服厚

味姣音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

性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正身忠不足以安君

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

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

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

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

邪今有名則尊榮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

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

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

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八

列子

說符第八

夫事故無方倚伏相推言而驗之者撮乎變通之會

張湛處度注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
 持身矣身而身先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則知
 之列子顧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
 隨形而不在影屈申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
 先物莫能與爭故常處先此語似壺子答而下降隨
 復子一得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即以爲解故不也
 子也復答列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
 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夫美惡
 無差焉應聲之影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下孟將有

隨之應之所謂出其言善千里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

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見言出則響入形往則

惡我我必惡之禮度在身考驗由以湯武愛天下故王

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從徑也稽度皆明而不

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度量也諸法士賢人

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

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于偽富問猶今得珠亦富矣

安用道道富之本也味富之末有子列子曰桀紂唯重

利而輕道是以亡非不富失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

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是雞狗也彊食靡角詩

勝者為制是禽獸也非人道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

之尊已不可得也豈欲人之尊已人不尊已則危辱及

之矣樂推而不厭尊已之列子學射中矣丁仲反下同

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

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可知所以退而習之

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

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也心平氣正內求

之道則前則命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

矣發無遺矣

列子

命

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

矣發無遺矣

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
存之理故夫射者能中而不知所以中者異賢愚俱存而知所以存者殊也列子曰色盛者
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故不班白語道
失而况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德悟之已晚故自奮
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驕奮者雖告而
塞誰其相之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衰智盡而不亂不
為已知則物願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自賢
上所謂孤而無輔知賢則智者為之謀宋人有為于偽
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所拜莖柯毫芒
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別彼此人遂以巧食
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

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此明用
足以賄物因道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
而化則無不周陽者曰列禦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
為不好呼報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
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
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一本
或作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
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
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
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與好學者
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

法于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
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美施氏之
有有富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
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
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官而放之其一
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
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
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
刑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曾而讓施氏施氏
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
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應機

則非曾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弃後或用之此用與
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音燭乎智雖有仁義
禮法之術而智不遠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此術所以窮不以其博
氏父子舍音陰然無愠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晉文公
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
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
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
還夫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
或於彼也晉國苦盜有郟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
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

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
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邾雍必不得其
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邾雍也遂共盜而殘之
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邾
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
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皆所以致死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
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此
所以止盜之方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容
惡之所逃用先識以攝奸伏者眾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
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與圓同流九十里魚鼈弗
能游鼃鼃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也涉水孔子使人

並浦浪涯音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
弗能游鼃鼃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
七故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
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
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
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
識音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况人乎黃帝備
此章而小不復釋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
乎孔子不應賈無極所諸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
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將攻
鄭勝怒曰鄭人在此雖不遠矣故殺子西子期故問
應微言猶密謀也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

吳之善沒者能取之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得之明物

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音之合易牙

嘗而知之獲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故不可與微言乎孔子

曰何為不可佳知言之謂者乎謂者乎謂言也無微隱爭魚

者濡遂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故至言去言理自

自至為無為也自自夫淺知智之所爭者末矣夫本存

而後爭辨鮮不及也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便作亂故及於難

趙襄子使子新穉穉子攻翟音狄穉子襄子家臣勝之

取左人中人左人中人名使遽人求謁之謁告也襄子

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

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

水有飄風暴雨不終期日中不須臾勢威者必退也今趙氏之

德行无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一朝而兩城下亡

其及我哉不忘亡則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

所以為昌也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將致勝非其難者

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

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喪乎持勝也唯有道之

主為能持勝勝敵者皆比國而有以孔子之勁能拓本

力聞功也名不聞者不用其力也墨子為守攻公輸

般音服而不肯以兵知却之為般所服而不稱知兵者

不有其態也故善持勝者以彊為弱得勝也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反古責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
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育其牛
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
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
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
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
故而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錫骸而
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
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此所謂禍福相倚也宋有蘭子者史記云出入為蘭應劭曰蘭妻也此所謂蘭子者以技遊以
者也疑蘭海蘭也凡人物不知生出入主謂之蘭也

技干宋元宋元召而使見其技以雙技長倍其身屬音
燭其蹠音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
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
聞之復以千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干寡人者洗
人僑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
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乃放此技同而時異則秦
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張文矣伯樂善子姓有可使
求馬者乎問伯樂之種姓有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
骨相也以馬之良者耳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
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若此者絕塵弭爾
故鬃鬣恍惚若存若亡難得知也臣之子皆下才也可告以良馬不

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同也一作共搭纏新采者

賤薪者蓋有九方臯此一本其於馬非臣之下也請見

賤役者之非臣之下言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

得之矣在沙丘地名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

取之牡而驪力移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

所使求馬者謂九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

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

而無數者也言其相馬之妙乃如此也若臯之所觀夫

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得其精而忘其麤同

在其內而忘其外精內謂天機麤見其所見天機也

不見其所不見色牝牡也視其所視視所觀視者唯

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

言臯之此術豈止於相馬而已神明馬至果天下之馬

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蓋詹何對曰臣明

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

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

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

楚王曰善狐丘丈人謂孫叔敖五勞反楚曰人有三怨

子知之乎狐丘邑名丈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

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惡鳥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

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

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

王亟急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

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

人鬼而越人機音機祥也又音幾可長有者唯此也孫

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在周

記云孫叔敖善後優孟言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

於此王王召其子封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

奪即此類也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

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

矣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

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

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

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

秦至闕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

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

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

五人焉受牛缺以無余招盜燕人假有謂虞氏者梁之富

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訾無訾也音訾言不可度量

也登焉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繫博樓上擊打也如韋

昭博并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古博經曰博法二人相

對坐向局局分為十二道兩頭當中名為水用碁十二

故法六白六黑又用魚二枚置於水中其擲采以變為

之變變方寸三分長寸五分統其頭鑽刻變四面為眼

亦名為齒二人互擲采行碁碁行到處即整之名為

碁即入水食魚亦名牽魚每牽一魚獲二籌翻一魚獲

三籌若已牽兩魚而不勝者名曰被翻

雙魚彼家獲六籌為大勝也

樓上博者射亦反

明瓊張中反

反

兩揄反

魚

而笑也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裴期曰報采獲魚也此言報采獲中翻得兩魚大勝而笑也鯀反今本云諭魚者是多一字也據義用鯀不用魚用魚不用鯀字〇明獲齒五白也射五白得之反兩魚獲勝故大笑飛鳶適雙隆隊音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无以立謹於天下勇請與若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騎奢之致禍敗不以一塗虞氏無心於陵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孤父父音甫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餐澆飯也以舖音哺之爰旌目三舖而後能視曰子何為者也曰我孤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譖音

以為新疑又踐可其八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新而教吾伐之也物所不疑之地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人有亡鈇者鈇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相胡沒反古搯字又其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意所偷或則隨志念而轉易及其甚者則白黑等色方圓其形皆外物之變故語有之曰萬事紛錯皆從意生白公勝慮亂慮猶度也罷朝而立倒杖策音張劣反許慎注淮南子云上貫願末鏃杖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頭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音著其行足躓音致株堵音頭抵丁禮植木而不自知也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

冠並去聲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補得

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也曰取金之時不見

人徒見金嗜有慾之亂人心如此之甚也故古人有言察

不聞雷霆之聲秋毫之末者不見泰山之形調五音之和者

大而遺矣况心乘於理神情攝於泊然凝定者豈因

萬物動之所能亂者乎

冲虛至德真經卷第八

明古



